

沙海弄潮,他们为什么行?

文/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

茫茫沙海中有一群人,他们依沙而生、治沙为业。弄潮沙海,他们不仅遏制住了沙漠扩张的势头,更在艰险中探寻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。

斗沙人

王银吉“斗沙”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他出生在甘肃省武威市长城脚下一个靠近腾格里沙漠的村庄。万物复苏的春天,这里常卷起昏天暗地的“黑风”。沙子漫上房,庄稼被沙打,日子越过越穷,越过越没指望。

“人活着,得有个盼头!”凭着一腔孤勇,1999年,30出头的王银吉与父亲王天昌扛着工具、背着干粮走向沙漠,决意治沙。

水、风、路是沙中造绿的三大难题。一家人东拼西凑买了两峰骆驼,一峰骆驼每次驮400斤水进沙漠,三四百株树苗就有了水喝。可一场风刮来,刚种好的树苗一夜失踪。

在住过8年的地窝子

里,王天昌回忆起那段艰难岁月。起初窝棚没有房梁,有一次屋顶坍塌,孙子被埋在里面,所幸及时救出。2005年春天,一家人忙着植树,没留意小孙子腿脚不稳,等过了一个月去检查时,才发现他已罹患晚期脑干胶质瘤……

治沙人

来到沙漠,纪永福是为学以致用。

1994年,从内蒙古林学院沙漠治理专业毕业后,他来到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工作。27年来,他坚守一线,从事防沙治沙技术研究和试验示范推广工作。

这个位于巴丹吉林沙漠东南缘的试验站成立于1959年,由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宣布成立。研究沙漠特征、寻找沙漠演进规律、探索改造利用沙漠的理论技术,是建站的初衷。

烈日下放眼远望,一簇簇固定沙丘似乎没什么不同。而纪永福深知其中奥秘:这里是60多种类型沙障的试验现场。从20世纪50年代起,科研人员通过试验筛选出了梭梭、花棒、毛条等十余种优良固

上绿意浓。地窝子旁,鸟儿在高耸树木上筑巢,曾经寂寥的大漠鸟鸣声声……

沙植物。如今,它们已被广泛应用。

积累62年的荒漠气象观测资料、58年的地下水观测资料、47年的物候观测资料……“搞研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。几代人的努力,让民勤治沙站成了全国最理想的治沙科学观测研究现场。”纪永福说。

人与沙并不是“死对头”。纪永福思考着,如何在有效治沙的同时造福一方百姓?他在民勤县组织举办了10期面向农民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。枸杞、梭梭嫁接肉苁蓉,防沙治沙与生态产业在一次次尝试中最终实现结合。

1993年以来,试验站每年组织1至2期“中国治沙技术国际推广培训班”,来自76个发展中国家的883名技术人员前来学习。“我们将中国的治沙技术推广到了世界。”纪永福说。

远离家人、远离城市、与风沙相处,怎会不寂寞?夜深人静时,他常仰望星空,璀璨星斗宛若他不渝

的治沙初心。

用沙人

85后青年王建龙是自愿走进沙漠的。

在他的印象中,儿时家乡的春天是土黄色的。地处大漠南缘的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蓼泉镇,每逢3月,天上下土。家里的桌子,永远擦不干净。

2015年,“北漂”归来的返乡大学生王建龙,与父亲王延福承包了9010亩沙漠开始创业。

想从沙漠中“掘金”并非易事。当年冬天,他们花费200多万元在承包地中修了20多公里路。没想到刚过完年,7米宽的路被风沙吹得没了踪迹。3月种下梭梭,一场风就能卷去大半。

“想过难,没想过这么难。但选择了、投入了,就只能继续搞。”王延福说。

建防风林带、种麦草方格、安装滴灌设施……有了安全屏障后,细小的梭梭苗在沙海扎下根。

2017年,父子俩从新疆引进肉苁蓉,学习技术,将其嫁接在梭梭根部。当年10月,拨开沙土,肉苁蓉成活了!

他们还研发了播种机。播种机前部犁地,坐在后部的工人手捏容器,肉苁蓉种子坠落沙土与梭梭根结合。

如今,承包地的肉苁蓉接种面积已达4000多亩。虽未到盛产期,但2021年的产量就达50吨。

“现在产品大多在本地销售。今年我准备再做做包装,尝试线上销售。”王建龙说。

余晖渐染,凉风习习,父子俩最爱坐在沙丘上。举目望去,六年前的不毛之地已是成团成簇、绿意盎然的梭梭林。

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副司长屠志方说,进入21世纪,我国土地沙化势头得以扭转。最新调查数据显示,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,荒漠化治理理念、技术和实践均走在世界前列。

“热血大叔”刘嗣东:22年的“爱心长跑”

文/新华社记者 安路蒙 恩 浩 李麟寅

22年来,献血169次,献血总量相当于16个成年人身体血液的总和,可挽救300多个鲜活的生命。

他就是刘嗣东,今年54岁,面色发红、体型微胖,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一名中学老师。从1999年第一次献血后,他跑遍全国各地定期献血,用献血的方式为他人的生命助力。有人说他是热血英雄,但刘嗣东觉得,“我就是一个老百姓,帮助他人快乐自己”。

数着日子“打卡”献血

走进刘嗣东的家,近百本红色献血证和荣誉证书铺满桌面。

1999年,刘嗣东所在的学校组织教职员献血,他报了名。有了第一次献血经历,他发现献血对身体没什么影响,还能帮助别人,便开启了无偿献血的生涯。每当听说包头

市的医疗机构急需用血,他都会骑着自己那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往返几十里地,主动到血站献血。

2006年一次献血中,刘嗣东了解到白血病患者在化疗期间需要大量血小板用于止血,捐献者却少之又少。他查阅了相关知识,又请教了血站的医生,开始血小板的无偿捐献。

根据国家规定,成年人每隔6个月才可以献血一次,而捐献血小板的间隔期为14天。为了能多献血,刘嗣东掐着手指数日子,只要间隔期一满,就到献血处报到。

单采血小板与献血有很大不同,要从献血者的一只手臂扎针,血液通过一次分离管道,经过全自动血液分离机,分离出所需要的血小板,让其他血液成分再回到体内,全程大约需要1个小时。刘嗣东基本每次要捐献2个治疗量的血小板,所以时间会更长,整个采血

过程还要坐着一动不动。刘嗣东说,自己忍受一时疼痛的背后,却可能换来两个生命的重生,这就是无偿献血最大的意义。

走到哪里献到哪里

多年来,刘嗣东自费跑遍大半个中国,让热血流淌在祖国需要的地方。他说:“走到哪里,就把我的爱留在哪里。”手头并不宽裕的刘嗣东,基本每次都选择坐最便宜的火车硬座出行。一出站,他就直奔当地的献血中心。

2005年的深圳之行,他至今印象深刻。“那年我作为内蒙古的志愿者代表,去深圳参加研讨会,机会非常难得,爱人让我给孩子买点礼物。”但除了开会,唯一的空闲时间他跑去献血了,什么东西也没买成,至今对家人充满愧疚。

刘嗣东先后自费到呼和浩特、北京、上海、济南、

西宁等地献血和学习。出门旅游,一般人都爱去景点,刘嗣东的最大乐趣却是去血液中心,内蒙古、北京、上海、山东、青海、武汉、浙江等省市级的血液中心,都留下他捐献的血液。

2015年,刘嗣东在百度贴吧上看到一名白血病患者的求助信息,希望有好心人为她捐献血小板。他和志愿者好友坐火车赶往当地,为患者捐献了血小板。本以为她会好起来,没想到患者在移植骨髓后出现排异状况,不幸去世。

说起这件事,刘嗣东眼圈泛红:“每次想起那些离开的患者,我都很痛苦,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努力都没能把他们救活?!但只要接到血站的电话,我就会擦干眼泪,继续投入这项事业,期待下一个奇迹的出现。”

很多时候,刘嗣东并不知道自己献的血用于哪

个患者。有时走在大街上,他会莫名地开心,“人群里说不定哪个人就因为我而获得重生的机会”。

一人献血百次不如百人献血一次

随着献血次数增加,刘嗣东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有限,得发动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。

多年来,他用大量业余时间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捐献招募工作,协助采血车医护人员为前来献血的市民服务,走进学校义务宣传无偿献血。目前,已有2000多人在他的带动下成为红十字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,200余人加入了捐献机采血小板的队伍。

这支队伍中,最特殊的是刘嗣东的女儿。她原本很不理解父亲的行为,但上大学后,她越来越能体会到父亲的无私和博爱,选择和父亲一样,成为

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、器官捐献、血液捐献的“三献”志愿者。

除了无偿献血,刘嗣东在公益的路上也越走越远,积极参与环保、助学、寻亲等公益活动,累计为白血病患者捐出5万多元,并多次为藏区等地的孩子捐款捐物。他先后被评为“中国红十字志愿者之星”、内蒙古自治区“第五届道德模范”、包头市“首届道德模范”荣誉称号,连续7次获得国家“无偿献血奉献奖”金奖。刘嗣东还加入了中华骨髓库,并签署了器官捐献书。

尽管荣誉加身,刘嗣东的生活却始终清苦。他的爱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老母亲80多岁,全家主要靠他几千块的月工资维生。

记者忍不住问:“准备献血到什么时候?”

“献到60岁退休,献到不能献的那一天为止!”刘嗣东坚定地说。